



沪 剧

金绣娘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 剧

金 绣 娘

根据吴斌同名小说改编

宗 华 宋之华 编剧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武 吹

封面设计：朱以风

沪 剧

金 绣 娘

根据吴斌同名小说改编

宗 华 宋之华 编剧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厂印黄陵订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25 插页 2 字数 37,000 虫 45 面

1979 年 7 月第 1 版 197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书号：8078·3078 定价：0.28 元

内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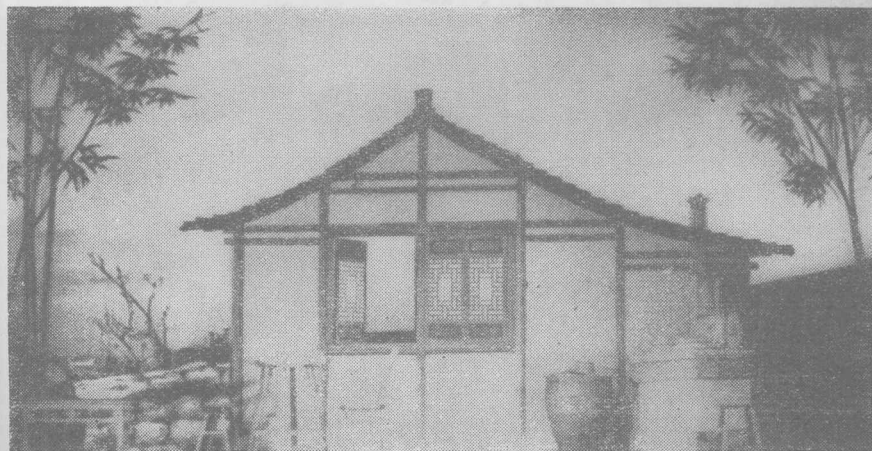
剧本根据吴斌同名小说改编。

一九四九年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乘胜前进，横渡长江，解放江南。这天，正在沿江地区侦察敌人江防部署的某部参谋梁超，在完成任务后的归途中，遭遇敌人，腿部负伤，行走困难，而面前又是条白茫茫的大河。敌人还在追捕搜索。正当情况十分危急之时，党的地下交通员金绣娘前来接应，她不慌不忙，利用洗花边将梁超掩护在河边。然后又将他接到家中包扎养伤。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头蛇黄保长，又严密搜查，四处追捕。金绣娘利用其绣娘身份，巧与敌、顽周旋，并和周围群众一起，千方百计地掩护梁超，直到安全地把他送过江去。谱写了一曲军民鱼水情谊深的颂歌。



第一场景

第二场景





第 三 场 景



诸惠琴饰金绣娘



徐伯涛饰梁超



金绣娘为梁超包扎伤口

老板鸭发现伤员血绑带, 金绣娘用剪刀刺手消除她怀疑





摄影 祝根宝
舞台设计 王惠恩

金绣娘诉说自己身世

金绣娘献计护送梁超



人 物

金绣娘——女，二十八、九岁，地下党交通员。

梁 超——男，二十二、三岁，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参谋。

小水牛——男，十岁左右。

阿 夯——男，二十三、四岁，地下党员。

阿 春——女，十七、八岁，地下党员。

玉 芳——女，十六、七岁。

秀 英——女，十八、九岁。

姑娘甲、乙。

青年农民甲、乙。

黄禄清——男，五十多岁，顽保长，绣站老板，外号黄狼精。

老板鸭——女，五十多岁，顽保长老婆。

敌班长——男，四十岁左右，国民党青年军。

敌兵甲——男，四十岁左右，国民党青年军。

敌兵乙——男，三十多岁，国民党青年军。

阿四狗——自卫队兵丁。

阿土根——自卫队兵丁。

第 一 场

〔一九四九年初春。

〔长江边葱龙山下。

〔台右后背是巍峨的葱龙山，山巅一座倾斜斑剥的碉堡。正是初春时节，漫山遍野是含苞待放的红梅。山脚下有条大河，岸边一丛竹林，穿过竹林就是金绣娘的家。

〔音乐声中幕启。

（幕后女声独唱）北天春风南天吹，
古树发芽老梅开。

（幕后女声合唱）青山巍巍湖水绿，
晨曦穿雾报春来。

〔金绣娘挽了一只竹篮到河边浣花边。向北方，
了望。

金绣娘 （唱）长江边，望北方，春光明媚，
似见那，沙洲旁，耸立千桅。
解放军，即将飞舟渡江来，
到那时，湖光山色分外美。
盼解放，迎解放，
黎明前的战斗更艰难。

今日里，党派我接应亲人，

为什么，久等不见亲人来？

〔竹笛声声。小水牛身背采果篮上。〕

小水牛 妈妈——

金绣娘 水牛！

小水牛 妈妈，你看——一只大鸡蛋，是刚刚生的。你摸摸看，还热的哩！

金绣娘 （赞许地）老母鸡又去喂过了？当心被人看见。我家就剩这一只了。

小水牛 妈，你放心。我把鸡藏在一个啥人也猜不到的地方，保险黄狗寻不着，黄狼精吃不到，让老母鸡吃得饱饱的，天天生只大鸡蛋，我一只一只积起来，统统慰劳——（悄声地）解放军叔叔。

金绣娘 （摇头。突然“拍！拍！”两声枪响）有情况！（示意水牛回避）

（唱）山坳里传来枪声响，

顺着方向看情况，

见一人，急步过山岗，

脚歪斜，步踉跄，

好象腿上受了伤。

〔敌军追击声：“捉活的！捉住他！”〕

金绣娘 （唱）背后黄狗追得紧，

且看他过得岗来奔何方。

呀，朝此地奔来了！

难道他正是亲人解放军？

啊呀！要是奔到河边——

岂不是走到绝路上！（注视着梁超）

〔梁超急上。

梁 超 （唱）身负重任到江南，
遭遇敌军腿受伤，
后面追击步步近，
偏偏又一条大河面前挡！

对！下河！

金绣娘 （轻声）慢！（展示花边，梁超会意，金绣娘撒开花边）
（幕后合唱）一条花边遮水面，
飘浮浮随碧波荡漾，碧波荡漾。

〔敌班长和敌兵甲、乙持枪喘着粗气赶上。

敌兵甲 咦，明明看这小子朝这边跑的，怎么眼睛一眨不见了？

敌班长 喂，沈花边的。有个共军逃到哪里去了？不说老实话，老子枪毙你！

金绣娘 （镇静地搓着花边）呵！只看见一个穿灰布衣裳的生意人……

敌班长 对！对！往哪里跑啦？

金绣娘 向西边跑去啦！

敌班长 （用枪向河岸西边一指）追！

敌兵甲、乙 是！（跟下）

〔金绣娘拉起花边。梁超踏上河岸。

梁 超 （忍住伤痛）多谢大嫂！（欲走，一阵剧痛，一个踉跄）

金绣娘 （扶住）你腿上又有伤，我替你包一包！（抽下挂在大襟衫钮扣上的手绢，欲替梁超裹伤）

梁 超 （脱口而出）不。黄狗追不着人，马上要回来的。我

不能连累你们老百姓!

金绣娘 连累老百姓。你是——

梁 超 我是生意人! 大嫂, 请问到桃李村怎样走?

金绣娘 桃李村? 此地就是啊。你?

. [小水牛急上。

小水牛 妈妈, 有人来了!

金绣娘 快, 快扶叔叔到家里去先躲一躲。

[金绣娘收拾竹篮。阿夯、阿春上。

阿 夯
阿 春 大嫂, 有情况?

金绣娘 阿夯, 阿春, 你们来了! 黄狗追的是一位穿灰布长衫的生意人。(指手中长衫)

阿 夯 生意人? 人呢?

金绣娘 到我屋里去了。

阿 夯 你先把他掩护起来, 想法摸清身份。阿春, 你在此地挡一阵。(下)

阿 春 好! (放下竹篮, 包上头巾, 蹲在河边洗起花边来)

阿 夯 (唱) 山歌好唱口难开,

樱桃好吃树难栽。(拿了梁超的长衫下)

[敌班长及敌兵甲、乙上。

敌兵甲 他妈的, 追得上气不接下气。

敌兵乙 结果连人影子也没有看见。

敌班长 (发现阿春) 他妈的, 全是这个女人, 叫老子上当受骗! 起来! 放老实点, 今朝老子捉不到共军就抓你!

[阿春抬起头来, 拉下包头巾。

敌兵甲 咦! 是个小辫子! 那个女人呢?

阿 春 啥人呀？

敌兵乙 喏，梳头的，汰花边的。

阿 春 啊呀！到此地来汰花边的人多啦，你寻啥人？

敌兵甲 啥人？（搔头皮）

敌兵乙 啥人？（搔头皮）

阿 春 好吧，等你们想起来再问吧！（提起竹篮要走）

敌班长 喂，不许走！

阿 春 咦，哪能不讲理！喏，保长来了。

〔黄禄清带自卫队兵丁阿四狗、阿土根上。〕

阿 春 你要寻汰花边的女人去问保长好了。（下）

黄禄清 寻女人？

〔阿四狗、阿土根轻蔑地耻笑。〕

黄禄清 啊呀，老弟，现在捉共军要紧。人呢？

敌班长 追到此地只看见一个汰花边女人，共军不知去向！

黄禄清 不知去向？

阿四狗 保长，你看此地还有血迹！（指河边）

黄禄清 看，河边有血迹，你哪能会搜不到？

阿土根 嗨，他们眼睛只看见汰花边的女人，共军分明是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过去的。

敌班长 你讲啥？嘴里不三不四，老子跟你不客气！

阿土根 你们正规军只会对我们自卫队凶，有本事对付共军去！

敌班长 你……（欲拉枪）

黄禄清 （喝退双方）好了！大敌当前，吵点啥！正规军、自卫队都是自己兄弟嘛！不过，老弟，这个共军，根据江防侦缉处的分析，很可能是北面派来搞我们江防情

报的，所以一定要捉活的。上峰要从他嘴里敲出有关共军渡江的重要军情。如果让他逃走，到时候解放军渡江部队如虎添翼，后患无穷啊！

敌班长 这个谁不知道，我还打了包票，一定把他捉到。谁知道追到此地无影无踪，叫我到哪里去捉呢？

黄禄清 常言道：鸟过必留声，人过必有影。

敌班长 你的意思……

黄禄清 河边上有血迹，说明共军不曾走远，附近这独家屋是金绣娘的家，刚才那个汰花边的女人很可能是金绣娘。这个女人是个寡妇，做生活是一等好手，表面上老老实实，不过，我也听到点风声，说她骨子里是红的。今朝共军在此地不见，我们就到她屋里去——搜！

敌班长 走！

——灯 暗

一 场 二 景

〔金绣娘家院子内，有一口枯井。金绣娘上。〕

金绣娘 (唱)急匆匆穿过竹林进院门，

〔梁超换了一身干衣服与小水牛出。突然传来人声喧哗，鸡飞狗叫。〕

小水牛 妈妈！

金绣娘 (唱)敌人进村风声紧。

梁 超 让我冲出去！

金绣娘 不行。现在要冲出去，就象绣花针戳乌龟壳——穿不过去啊！

梁 超 大嫂，我不能连累你们。(欲走)

金绣娘 慢! (示意小水牛注意外边)这位叔叔, 你到桃李村来, 不知有啥事体?!

梁 超 我是来放生活的。

金绣娘 噢!

(唱)我有心亮出暗号展素绸,

梁 超 (唱)见素绸, 又惊又喜忙接头。

大嫂啊, 高艺绣娘何处有?

金绣娘 (唱)桃李村, 描龙绣凤个个是能手。

梁 超 (唱)什么线绣什么花?

金绣娘 (出示素绸)

(唱)春梅一枝红线绣。

梁 超 (与金绣娘握手)你是金绣娘?

金绣娘 你是渡江指挥部派来的解放军?

梁 超 我叫梁超, 是渡江指挥部的参谋。

金绣娘 好!

(幕后女声合唱)脚步报惊有敌情。

小水牛 快把叔叔藏到干枯里去。

金绣娘 要防止敌人用刺刀来挑查!

小水牛 那怎么办呢?

金绣娘 (旁唱)听门外脚步声声近,

何处藏亲人?

梁 超 (旁唱)听门外脚步声声近,

何处能藏身?

一个院子两间屋,

怎禁得翻箱倒柜来搜寻!

金绣娘 (旁唱)心头象绕着一团乱丝线,

扎着一把绣花针，
浑身焦躁似火焚。

小水牛 (踏上井栏，眺望外面动静，复跳下) 妈妈，黄狼精带了黄狗走近了！

金绣娘 (眼光射到井上)
(唱) 天旱水干井已枯，(向梁超)

快下枯井暂藏身！

梁超 下井？
(唱) 须防敌人细搜查，

金绣娘 有办法！(拎了一桶清水)
(唱) 来一个移花接木，以假乱真！

〔梁超下井，金绣娘把水桶轻轻吊下。转身。〕

小水牛 妈妈，黄狼精来了！
〔黄狼精领着敌班长、敌兵甲、乙上。〕

黄禄清 金绣娘。

〔金绣娘晾好花边回头。〕

黄禄清 (问敌班长) 是她吗？

敌班长 一点不错，就是这个女人。喂，我问你，刚才的共军究竟到哪里去了？

金绣娘 呀，你们没有捉到啊？

敌班长 他妈的，你为啥骗老子白跑一场！

金绣娘 这是啥话，我好心告诉你，倒错了？这样看来，我真不该告诉你。五脏六腑生在你们肚里，七手八脚长在你们身上。你们一群人追一个人也追不到，倒来问我。

敌兵甲 少废话。说！你把共军藏到哪里去了？

金绣娘 奇怪！我要藏共军做什么？